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獅子吼

第八回 烏鼠山演說公法 宜城縣大鬧學堂

話說喜保領了那拉氏的旨意，向九門提督衙門點了二百名兵丁，在西河原聯升棧拿獲一個人，一直送交刑部。那時刑部六個堂官以及司員，不知為著什麼事情，慌忙接了懿旨，懿旨上寫道：「逆犯審血誠，前在湖北謀逆，事敗之後，訪聞潛逃來京。著喜保拿交刑部，嚴刑拷訊。欽此！」堂官領旨之後，即同坐大堂，把犯人帶上。問案官問道：「你是不是審血誠？」答道：「我不曉得什麼審血誠。」問案官道：「你到底名叫什麼？」答道：「我名叫審不磨。」問案官道：「你是不是讀書人？」答道：「我是讀書人。」問案官道：「你既是讀書人，為何要入革命黨呢？」答道：「我不是革命黨，是一個流血黨。」問案官道：「這『流血黨』三字，從沒聽見講過，甚麼叫做流血黨呢？」答道：「現在國家到了這樣，你們這一班奴才，只曉得賣國求榮，全不想替國民出半點力，所以我們打定主意，把你這一班狗奴才殺盡斬盡，為國民流血，這就叫做流血黨咧。」問案官對著喜保講道：「好了，近來為著那些革命黨，已弄得咱們慌手慌腳的，為何現在又弄出一個流血黨來了，這都是你弄出來的是非。」喜保道：「不要著急，」即在堂下帶上一個人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，原來就是審血誠一個同學朋友，姓吳名齒，點過翰林。那年攀附康、梁，得了一個新黨的招牌。康、梁敗事，他的翰林也丟掉了。正在窮得很，又酷喜賭博，向審血誠借銀子，審血誠沒有借與他，因此懷恨在心。審血誠自湖北走到北京，一連數年，無人知道他的真名。恰好喜保也因事革職，想圖開復，沒得一條路徑。吳齒把審血誠改名在京的事，告知喜保，並說：「他現在當破迷報館的訪事。如今老佛爺聽著李總管（即李蓮英）之言，打算把東三省切實送給俄國，和俄國訂了七條密約，也被那廝登在報紙上發露，老佛爺正找這班人呢。如果你奏聞拿獲，這樁功勞豈不大得很嗎？」喜保不勝大喜，因一五一十的告知李蓮英，李蓮英帶他見了那拉氏，拿獲審血誠。可巧審血誠的口供，與喜保所指的一毫不對，喜保因此把吳齒喚來，當面認識。吳齒上堂，將審血誠一生的事跡，一齊說出。又對審血誠說道：「你別要怪我，我的前程要緊呢。」審血誠大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！悔我當時瞎了眼，結識了你。」

問案官道：「案情定了！據實奏聞就是。把審血誠打下天牢，聽候懿旨發落。」那時正值那拉氏盛怒之下，命將審血誠亂棍打死。即有八個如狼似虎的獄吏，各執竹條，縱橫亂打。打得血肉橫飛，足足打了四個小時，方才喪命。因這一樁告密的功勞，賞了喜保一個道台，吳齒也賞了一個知府，就令他兩個四處偵探革命黨。這一樁事傳了出來，人人危懼，外國各報館都論說那拉氏這樣的殘酷，真真是文明之公敵，各國政府切不可把破迷報館主筆交出，致遭惡婦人的毒手。因此破迷報館的案件，越發鬆了。各領事把張、焦二人在租界內監獄三月之後，聽其自由。這一場官司，可算是滿洲政府沒有占到好多的便宜，是為漢族與滿洲政府立於平等地位的頭一次。

且說馬世英自梅鐵生起身之後，狄必攘、康鏡世也到他那書院裡來，他便向狄、康二人把梅鐵生到此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又將梅鐵生的為人形容出來，講得狄必攘、康鏡世二人不勝欽慕，都道：「可惜來遲一步，不然，也可以會一會。」馬世英道：「不要急，總有會見的日子。」彼此談論了一陣，然後狄必攘提議兩會合併的事。馬世英道：「弟也有此意思，但是現在的風氣初開，倘若又有所變動，恐怕生出事故來。咱們的聯合，只要在精神上，不要在那面子上。日後若有事情做，自然是此發彼應的。」必攘點頭稱是。馬世英留狄必攘、康鏡世在書院暫住一二次。書院裡的人多有願來交結的。唐必昌、華再興二人愈加傾慕必攘，和必攘訂了深交。必攘起先只打算住一天，不知不覺，便住了五天，才別了馬、康、唐、華一千人，起程向陝西一路而去。

（中缺）由漢中府順流向湖北進發。

及抵襄陽府屬的宜城縣一個小市鎮上，必攘落了客棧，打算歇一兩天的腳。方才放了行裝，只見外面人聲鼎沸。必攘慌忙走出來一看，只見眾人由門口經過，去了一隊又一隊，都說「打土洋人呀！打土洋人呀！」必攘也隨在人叢中去看。只見許多人圍繞一個小小學堂，學堂裡的學生四處奔散。有幾個強壯的，保著一個頭髮雪白的老先生出走，後面百餘人趕來。狄必攘抬頭一看，那老先生正是文明種。便忙趕上一步道：「先生不要驚慌，弟子來了。」當著街中，把趕來的人隨手一分，便倒翻幾個。只是人越來越多，那街前街後都聚了人，齊喊「勿走了土洋人！」必攘既要打開各人，又要保護文明種，漸漸危急得很。幸得此地有幾個大紳士，恐怕釀出大禍，竭力彈壓，喝散眾人，把文明種、狄必攘帶到一個紳士家中。連夜僱了一隻船，教文明種、狄必攘趕快出境。

原來此處的土人喊學堂做教堂，喊學生做土洋人。文明種所住的學堂，原是一個靈官廟改的。文明種在此掌教，才有三個月，那愚人都說他是一個教士，靈官廟改為學堂，全出他的意見，恨文明種刺骨。恰好這個月內，該地忽然降下疫症，死人不知其數。文明種對學生說道：「這是街道的水溝沒有疏通，臭氣熏人，於衛生上不宜，只要把街道打掃，水溝疏通，飲食上注意一點，那疫症自然沒有了。」誰知此地的居民聽聞文明種的話，便大嚷起來，說：「這是分明他占了靈官爺爺的廟宇，所以靈官爺爺顯聖，降起疫症來了。他又移到水溝上，難道這一條水溝能夠降下疫症不成？」一人哄十，十人哄百，頃刻聚集數百人，文明種等險些兒遭了不測。

到了船上，狄必攘才致問道：「先生一向在那裡？幾時到此地的？」文明種道：「鄙人自離了民權村之後，當了好幾個小學堂的教習，又在各處的工場裡運動了一番。到此處才有幾個月的光景。賢契幾時出來的？念祖諸人現在怎樣？」必攘道：

「弟子出外前來，不過一年多的光景。念祖往美國留學，尚祖往德國留學，同去的都很有幾人呢。繩祖在家開了一個報館。只是這幾個月內，弟子奔走江湖，都沒有接到他們的音信。」

文明種道：「如此就很好了。你現在打算到那裡去呢？」狄必攘道：「弟子有幾個相識的人住在漢口，此回打算到漢口去。先生可肯同弟子走一遭？」說著又靠近文明種的耳朵，講了幾句。文明種道：「哦哦！很好！我一定去。我本想到宜城縣去說一聲，把這些東西懲創一番。仔細想來，究犯不著，還是同你去的好。」他師徒二人一帆風順，不幾日就到了口。

狄必攘同文明種直奔張威家來。恰好饒雄、周秀林等一班人正在張威家裡，見必攘來了，個個都來見禮。必攘把姓名一一告知文明種，又把文明種的生平告知各人。張威諸人重向文明種為禮。吃了午飯後，必攘把一路的情形，源源本本講了一遍。眾人聽了，皆贊歎康鏡世諸人不置。忽見石開頑提了一個包袱，背著一把短刀，大搖大擺，從外面走進來。一面走一面喊道：「咱乾了一回公事回來了，你們怎麼不來替我接風呢？真正豈有此理！」張威喝道：「狄大哥在此，為何如此的放肆！」石開頑聽得「狄大哥」三字，猶如半空中打下霹靂，忙把行李放下，向必攘打了一個參。必攘命他向文明種見禮，他拱了一拱手。狄必攘笑問道：「你乾了一回什麼公事呢？」石開頑笑嘻嘻的道：「我這回乾的公事，大哥一定要贊賞的。」狄必攘道：「你只管說，辦得好，自然有賞；辦的不好，怕還有罰呢。」

石開頑道：「說來大哥沒有不喜歡的。小弟這一回從河南來，那河南的地方真真拐得很，到處有強盜。」饒雄道：「你自己不是一個強盜嗎？」石開頑道：「往年也不乾過這些事來，自從跟了狄大哥，多久沒有乾了，你還不知道呢。」饒雄道：

「你私自去乾，那個管你的閒事，兼且當著狄大哥，你原不會招的。」石開頑急的不得了說：「你不信，我就賭個咒：我從了狄大哥之後，若再做過強盜的，一世不見後腦殼！」這句話惹得一堂的人都笑起來。狄必攘道：「不要夾雜他，等他把話說完。」石開頑道：「那強盜又多又惡，逢著他的，銀錢固然是拿去了，連人都要擄去。家中有銀錢的多出些銀錢，贖了回來；沒有銀錢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是一刀。有一群客人，驅著多少驢車，將近信陽州的界，忽來了幾十個強盜，都拿著雪亮的刀。那一群客人嚇得四散奔走，走不及的，都向強盜叩頭乞命。那強盜不由分說，驅著驢車便走，還把那些客人用一條大繩子穿了。那時各客人正在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的當兒，忽然來了一個救星……」饒雄道：「這個救星名叫什麼？」石開頑道：「少不得就是咱老子了。」

咱此時也從那一條路來，便教強盜不要如此。那不知死活的強盜敢在太歲頭上逞凶，向咱擺起威風來了。咱不由火從心起，把那些強盜打得不亦樂乎，個個抱頭鼠竄，仍把貨物一齊退還各客人，送他們到了河南境界。這不是小弟的一樁很好的公事嗎？」狄必攘道：「果然是你一樁好公事，值得兩碗大酒。略等一等，就要賞你的功了。」

狄必攘和張威商議道：「咱們的兄弟也有好幾萬，不想個法子安置他們，恐怕也有做出那些事的。」張威道：「兄弟也這樣想。只是人太多了，怎樣安置呢。」必攘道：「只有多開些工廠，各人都有相熟的人，可以招些股東。弟也有幾個相好的朋友，家道都很殷實，幾萬銀子大約可以拿出來的。」張威道：「很妙！兄弟也可備辦幾千銀子。」文明種道：「這個法子可以行，但是全不施點教育，終久要出毛病的。就在工廠內添一個半日學堂，教他們一面做工，一面就學，不更好嗎？」

必攘道：「很好！弟子素來主張如此的。」文明種道：「更有一項當辦，各國的會黨，莫不有個機關報，所以消息靈通。只有中國的會黨，一盤散沙，一個機關報沒有，又怎麼行呢？這機關報是斷不可少的。」必攘道：「等將來籌足款子，一定要請先生開一個報館。」文明種道：「這開報館的經費，兩三個月光景，我也可籌得一些。」